

迷 園



编者的话

自亚当摘下那片遮羞的叶子，人类对性的困惑便由此产生，于是便有了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情爱故事，有了文学生生不灭的主题。

性爱是任何一位真正的作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，人作为小说的主要描述对象，他的基本成分是性，人在性爱的过程中比在其它行为中更能见其本质。

二十世纪末的人们对生活愈加感到困惑和麻木。他们找不到归宿，无所适从。于是纷纷投入两性世界里，试图寻得一种解脱，唤起一种激情，然而却陷入了更深的迷惘之中……

《迷园》的出版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对这个时期性爱文学中迷失情绪的一个概括。

《双鱼星座》以带着宿命色彩的描写，表现了一个女人被压抑的真实的本性。文笔优美典雅，气氛如梦如幻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。《无人倾诉》叙述了两个女人在各自生活里追求爱情最终失落的伤感故事，令人深感无奈并为之怅然。《在和平的年代里》是一曲悲壮的爱情之歌，描写了至死不渝的爱情和一对男女被爱情奴役的痛苦，读来催人泪下。《驶出欲望街》重在表现人的现实需求和内心欲望之间的冲突。《最后的艺术家》写一个青年画家从精神颓废到行为堕落，再堕落直至无法自拔的过程。《晚报新闻》以记实体的形式写男主人公沉迷于初恋情节中不能自拔，最终导致犯罪的结局。

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了一个时代的情爱现状，
篇篇好看耐读，在艺术上各有所长。

相信这套书的出版，会引起人们的关注。

编者

1995 年 10 月

A 卷

无人倾诉 ⁽¹⁾	张 欣
最后的艺术家 ⁽⁴²⁾	北 村
驶出欲望街 ⁽⁸⁸⁾	缪 永
风雨无乡 ⁽¹⁴⁶⁾	叶兆言
费妮的故事 ⁽²⁰⁷⁾	于 斯
罪 ⁽²⁵⁴⁾	刁 斗
女 媧 ⁽³¹¹⁾	徐 坤

无人倾诉

张 欣

白桦林西餐厅是一个小小的幽静所在。靠墙的两边全部是卡座，中间会有几张圆桌，台布是藕荷色的，上面有花瓶，插单枝的满天星。

既然选了满天星就应该插满把的，单枝落入那样一个白瓷瓶里，不说是寒酸也显得小来小去的。何以正面的墙上又来一幅大油画，鼓满了风的帆船徐徐渐进，不是很别扭的一种搭配吗？！悦心想。

董悦心连续来这里已经是第三个晚上，照说挑毛病也挑得够了。何况以前光顾，根本就觉得样样都好，餐厅里只有淡黄的壁

灯是光线好，放的音乐声音又浅是氛围好……还是承认是自己心情不好吧。

她仍在三号位落座，直觉二号位仍是那个女人。

都是卡座，座背又极高，二号那边一排座顶墙，这边一排看不到人，只淡淡地升腾着一团一团的白烟，似乎是也没人，不过闲闲地放了一个烟缸而已。

悦心第一天来情况就是这样，她进入三号卡座，只随便投了一眼，但见二号那边的宽台上停靠着一只孤伶伶的白细的纤手，轻夹着长长的摩尔。

她会有一丝悬想，但是不便探头，就坐下来，实际上是跟那个女人背靠背。

不等悦心说话，侍者小心地询问：“色拉？泡菜？牛尾汤？”她点头，三天如此。那一侧也没有任何声息，只见侍者端着颜色的酒小心翼翼地送过去。

她还好，不抽烟不喝酒仍旧是淑女风范。

因为爱惜自己吧，何况杜启明喜欢她这样温文尔雅。倒不是杜太有多凶悍，恰恰相反，她见过那个人，从里到外透着可怜，悲悲泣泣的样子，人又瘦，灰黄的皮肤又有了蝴蝶斑，从来也不笑的，悦心想，她若一笑恐怕会吓人一跳。杜启明摇头，只说他老婆是站在黄河岸边足有一千年的怨妇。

悦心也弄不懂自己是怎么看上杜启明的。当初来编辑班上学的想法无非是混一张文凭，既然不管多正统的大学都需要一笔额外收入，而哪怕是获茅盾奖作品的发稿编辑也需要一份像那么回事的学历。

大伙从四面八方慌慌张张地赶到这个陌生城市，心情都是非常临时的，悦心更不可能例外。她的单身贵族当得好好的，从生活到精神都相当独立。初到学校时，她的穿着始终出众，无论样

式还是质地，决非一般学生可比；去食堂她也多是吃炒菜，而班上，有人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当然天天都排在大锅菜窗口的长龙里。

悦心毫无感觉，她一向对环境不敏感，别人怎么活法，她没兴趣，也不研究。同宿舍的女编辑是个胖子，每天的午餐都是吃点心，改变就像戒毒那么难。别人来向她核实，她说：“是吗？我倒没注意呢。”别人又说，我们可注意你了，总是吃最贵最好的水果。她惊奇：“你们不是吗？你们是吃一块钱一堆的烂桃吗？”

宿舍离教室的距离不近，有一回她起晚了，从桌上抓起一个隔夜的水煮蛋就往教室赶，急急走了半天，才是三分之一的路程，身后的各种无闸无铃的破自行车绕过她箭一般地飞去。她原先倒是有辆自行车的，丢了就没有再买，因为她下不了手买太差的，好的就总是被偷的目标，还有就是放在宿舍前、教室前汪洋大海一般的自行车堆里，回回找得她叫苦不迭。

就是那天，那个时候，一辆黑旧的自行车停在她的身边，杜启明单腿支地淡淡地说：“上来吧。”

等到下课她才想起来还没向他道谢，便走过去说：“谢谢你，老杜。”

杜启明但笑不语。她说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杜启明说：“你还知道我姓杜，我很荣幸。”

她说：“简直讽刺，杜启明，我编过你的小说。”

他可真愣了，问哪一篇，她说了题目，甚至内容，确是分毫不差的。他还想说什么，她已经一扬下巴走了。别看她生活上不如别的女孩子精细，看稿她是过目不忘的，要不出版社也不肯花上千的钱送她上这儿来吃熬白菜。

其实在悦心眼里，杜启明长得很粗相。黑蒜一样，眉眼也长得比较笨，作为文人过份地壮实了，头发也硬，脸上莫名其妙地有许多纹路，仿佛饱经风霜似的。他去自行车铺修车，就很像铺

主，铺主就像知识分子。

杜启明身上的贫民意识处处可见，他不像是有意节省，只是吃、穿相当随便。可以想象，他穿好一点的衣服就显得滑稽，吃好一点就像过年。但是别人议论董悦心的穿着、吃菜等问题，他却认为没有必要注意，他说她穿牛仔装吃凉拌黄瓜你们也不会觉得她大众化。

这话传到悦心耳朵里，她倒觉得她是可以考虑穿牛仔装去课堂，偶尔吃吃大锅菜也无妨。

现在细细地想一想，这人哪里是粗人呢？如果他处处顺着众人，悦心会注意他才怪了。

摩尔烟的烟雾渐渐地在悦心的头顶弥散开来，丝丝缕缕的薄荷味使悦心想到临桌的女人。

三天了，她们俩就这么背靠背坐着，无缘相见。相同的情怀使她们各自守着自己的那个结尾必定是清冷的故事。哪一个愉快而幸福的女人会独守在这里等待，等待注定是不会到来的东西？

可是她听见过她的声音，那种带磁性的沙沙声，凄冷而且悠远。是一对没有教养的青年男女，大咧咧地坐到她座位的对面。事情发生在昨天傍晚，他们旁若无人地翻着菜谱，指点江山。

隔壁的女人招来侍者，放在他端盘里一张大面额的钞票，幽幽地说，“我今晚不愿与人拼桌，对面的两个位子我包了。”那边随即静下来，大概是侍者赔笑地望着青年男女，他们在钱的问题上拼不过，就悻悻地走来。打量一会儿悦心，推论她也是可以花钱买清静的。就一骨脑儿地挤到一桌两人世界去，那两个人正腻着，接纳这样两个人很是扫兴，却也无奈。

侍者接着来收悦心的汤盆，汤盆便压在那一百元的钞票上。

她的出手令她暗暗吃了一惊。想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秘。

当然不会是诗人或者小说家，这类人的通病是穷酸，没钱玩噱头。

两个人第一次到白桦林来非常偶然，像许多通俗小说里的情节一样。她是在附近买东西，跑到白桦林的门口躲雨，站定以后才发现他已经站在那里，旁边支着破自行车，上届学生毕业时五十块钱给他的，常跑车铺该在情理之中，他说这车“慢撒气”。难修。

她说，那就换个新内胎吧。他笑笑，说新内胎多少钱？车才多少钱？一堆上辈子的零件，配上两个八十年代的新内胎？毕业以后扛两个内胎回家？

她直觉他是那种扎扎实实过日子的男人。她一向认为她与这种男人之间至少隔着一座昆仑山。

雨不但没停，反而越下越大了。学校开饭的时间被雨下过去了。她说，在白桦林随便吃一点吧。

由着他等，大概就是晚上吃包方便面了。但是她让他吃西餐，他也并没有踌躇，率先推门入内。

那可真是吃饭，两个没说太多的话，要了两个红菜汤，两个牛扒饭和两个布丁。那天可能是雨天的关系，店里的生意很淡，灯光和音乐造成一种氛围，可是吃饭的两个人却像要去赶火车。

吃完饭杜启明又赶着付钱，她去掏钱包，杜启明并不伸手挡她，只是用目光严厉地制止她，微笑着说：“给我们男人留点面子好不好。”

宽厚的声音至今还留在她的脑海里，温和而且干燥。像跟一个风度极好的总统握手。

她当时便把眼光移开了，望向窗外。好叫他安心。

雨并不因为他们付完钱就停了，他们只好喝着那杯凉开水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。

班里的人都知道她是《九月》杂志社的，全国性刊物，在上面登文章表示作者有一定的格。她的不俗和傲气走到哪儿，同学们也会说，纯文学来了。不知是羡慕还是讽刺，反正文如其刊。像

同宿舍的胖编辑在《布谷鸟》工作，其实也是文学期刊，但是她就像动物保护协会的女干部。“你是哪个杂志的？我倒没注意呢。”她说。

“《挺进报》吧？”

“问谁呢，我可没往那上想。”

他不开玩笑了，老老实实地说，“《收藏》杂志社。”

因为没听说过，所以她十分茫然。

“不是油印的。”他又开玩笑。

“我不怀疑它会印刷精良，”她一本正经地说，“问题是多长时间出一期？一百年”

“你现在就地刨个坑，随便埋点什么，一百年后我准让它见刊。”

“现在有什么东西值得收藏，我真不知道”。她撇撇嘴巴，又一次把眼光移向窗外。

“你不够宽容，所以你活得自在却没有乐趣……”他也是随便说说的口气。

悦心并没有理会这句话，她想怎么活完全是自己的事。于是又问道：“属于哪个出版社呢？”

启明停顿了一下才说：“文化出版公司。”

很久以后，悦心才理解了那次停顿。杜太的父亲是贵公司的副经理，他的几个子女都是在社会上挺能混的角色，唯独这个女儿——这个后来成为杜太、叫作晓文的女儿，人非常地闷，姿色和才华均为中下。她和杜启明是一个工厂的，先一步调到出版公司搞校对，以为其它的机会也会随之而来，便是生活是意想不到的平静。

晓文长得比较老相，加上性格问题，似乎一过二十岁就像是一个大龄青年，耽下去也是无人问津。她父亲托人介绍了几位，见了一面之后就全部杳无音信。无奈，父亲问她过去的认识人中可

有中意并且也肯将就她的人选？她就说了杜启明。

父亲便托人调看了杜启明的档案，回头对她说，这个人不行，文化程度太低，又是搬运工出身，长得像个打手，总之一无可取。晓文说这个人很内秀，他会写文章，有不少文章发表在报上和书里。父亲用鼻子哼了一声，说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豆腐块和火柴盒，在工厂算秀才，在社会上算个屁，亏你出身在文化家庭，真没开过眼。

隔了一段时间，她父亲又问，想起什么人来了没有？晓文还是说，杜启明。

父亲无奈，就同意了。

没想到杜启明不同意，当时工厂效益并不好，没有奖金，工资都开得很勉强。

父亲以当编辑作诱饵，杜启明考虑了三天就同意了。

《收藏》是不定期的刊物，比较闲，杜启明有空看书、写作、真正像一点样的作品还是调至文化公司后写的，许多编辑室的老编辑对他的指点是极为重要的。

自然娶了晓文，并生了一个女儿。

杜启明向悦心和盘托出一切时，并没有多少懊丧和自惭形秽。人的快乐和自尊有一个基础，他说，不谈这个基础，一切都是零。设想在一个效益不好的厂，每天忙得连书都没空摸，即使不娶晓文，在贫困线上自我挣扎，又何来的自尊与快乐？

他说“我一直非常感谢晓文。”

这件事令悦心心里不是滋味，不过她佩服启明如实道来的勇气。

一般的男人，好汉自然是自己，无奈也是因为社会罪恶。总之自己是蒙难的耶稣，应该得到亿万万人的敬仰。

自这件事之后，悦心感到启明的磁性。学校的生活有其单调的一面，不是少男少女，放到那种环境里去也不可坐在草坪上弹

吉它唱校园歌曲，或者周末跑到饭堂去跳交谊舞，凭学生证五毛钱一张票，完全是下饺子。成年人喜欢安静和有深度的聊天，启明是较好的谈话对手。

忍了又忍，黄围围还是按着了薄型、银色的打火机，点着一支超长健牌香烟。摩尔和沙龙在她眼里，不过是女人显示魅力的某种道具，完全是无味的。

她的脸上看上去十分苍白，表情是难以形容的呆板，没有泪，也没有恨。她慢慢地喝酒，像喝水那样。

对于这个叫白桦林的西餐厅，她和彭海洋本来是不屑一顾的。虽然他俩在不同的公司，做不同的生意，但毕竟这个城市不大啊，有一回两个人想共进晚餐，跑了两家馆子都是有熟人在里面用餐，她倒不在意是否回避，但海洋似乎非常忌讳。最后只好在白桦林将就，因为这里的卡士不够，难得碰上生意场上的同盟或对手，从此竟然是海洋总点这个地方与她碰头。

那时她发高烧，只要能与海洋在一起，白桦林和五星级的餐馆，她感觉是一样的。

她知道身后的卡座里，坐着一位与她一样落寞的女人。为什么她知道三天是同一个人呢？皆因她熟悉她用的香水牌子——她做推销化妆品的工作，对香水是非常敏感的，她用的是劳兰一号，这种香水淡香却持久，知识女性比较喜欢。

也是一位迟暮的美人吧，总是没有声息的默默长坐，有时人已经离去，还留下一缕淡淡的幽香。

她是怎样认识海洋的呢？是朋友介绍的关系，那时海洋是部门经理，手下有一帮年轻人，接近三八妇女节，海洋有心向女同事表示一下，正没有主意，围围找上门来，愿意为贵公司的女孩子上美容课，并推荐适合每个女孩子皮肤的化妆品一套。彭海洋觉得这样比带着女孩子们去吃一顿强，既然是花钱，不如别开生

面，于是答应下来。这样做，照顾了黄围一笔生意的提成，部门内的女孩子又感到欣喜和满足。

这样子两个人就认识了，照说没有特别的契机令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。

然而黄围的家庭太平得有些过分。

她丈夫高潮是一个老实人，也做生意，但是稳扎稳打型，不会暴穷或暴富。然而两个人在一起没有多少话说。

高潮对许多事没兴趣，顶多看看报，关心一下股市。围围又不同，人比较文艺，喜欢情调，喜欢看戏看电影，并且买娱乐小报，知道当红明星的各种轶事，讲给高潮听，他连人都对不上号。

他跟黄围谈股票，黄围没耳听，“你知道自打有股市以来，谁真正富了？”

“你说。”高潮很认真地看着她。

她气道：“卖茶水的、卖快餐饭盒的、看摩托车的、卖油印股市动态的，是那些人富你懂吗？”

高潮笑一笑，也不与她争辩，这个话题到此结束。她叹口气。

退回去几年，黄围还是相当漂亮的，也有不少男孩子追求的。不过她没有注意任何人，只是暗恋女友叶萍的哥哥叶军。她与叶萍是中学的同学，感情很沟通，两个人总是在一起。

可是叶萍这个人比较憨，不机敏，没有觉察到黄围喜欢谈叶军，也没有发现围围见到她哥哥的不自在，后来哥哥带未来的嫂子回家，她还跑到围围那里报喜。

叶军有时带叶萍和围围出去玩，两只手一边拉着一个女孩子，完完全全是哥哥的感觉，围围却以为他默许了自己内心的愿望。

去卡拉OK厅，叶军唱《恋曲1990》，不过是这首歌他发挥得比较好，完全没有别的意思，围围却以为他在暗示自己。

叶军唱这首歌时非常投入，围围不知道他完全另有所指。

所以叶萍来报喜时，围围目瞪口呆，一张脸毫无血色，人像

丢了魂一样。这之后围围一病不起，想到事已至此，再告之叶萍自己的一番心意实在是画蛇添足，所以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很少到叶萍家去。

经过这次打击之后，围围似乎已没有足够的精神应付恋爱。后来碰上高潮。只觉得自己是条船，驶累了，停下来，草草把自己嫁掉。

这种平静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，就靠惯性维持。

海洋那一头，老婆还在内地没有调过来，据说人很漂亮，还是歌舞团的台柱子，人家不肯短期放人，评了职称，还给了房子，也只好缓一步再说。

有一次企业家协会搞联谊活动，围围很想去，正好新买的一套玫瑰红套装得以亮相，这套时装是大衣服、小裙子，围围穿上去既潇洒，又干练，配上浅浅的化妆，犹如盛开的芙蓉。

高潮因为不会唱歌，也不会跳舞，因而毫无兴趣。

结果围围在会场碰上彭海洋，也是一个人。

两个人虽然不熟识，总还是打过交道的，比起地地道道的陌生人，总要好些。熟人当然不是没有，不过人家都是成双成对——带着自己的爱人或异性朋友，他们插进去，总不是一回事，只好自动组合在一起。

海洋舞跳得相当不错，稳重，给手式也非常明确，在舞池里没有太多的话。这一点是围围喜欢的。

而围围在场面上的形象比较得体，既不叽喳，也不矫情，她看出来彭海洋有几分欣赏她。

都市的生活就是这样，看上去一个聚会接着一个聚会，一个热闹跟着一个热闹，其实总的形象是无聊和落寞的。人们都害怕孤寂，又都严实地封闭自己，便打仗一般的出来交际一番，又急急地回到自己即定的那个壳里去。

有几次，围围闷得厉害。很想打电话约彭海洋，吃一顿饭，或

者走一走，但想来想去觉得不妥。第一次联系上美容课时，自己已有名片派给他，他不打电话自然也是想过的，何必巴巴地把电话打去，万一他说另有约了，自己不是太没面子了？！

那段时间，围围常常发无名火，对高潮，看见比不看见还要烦。

有一回去公司上班，见到台面上一大把鲜花。惊喜地四下打听是谁送来的，最后证实是叶萍所为，她倒老实，在留条上写道，单位开新闻发布会，会毕，女孩子都会抢花篮里的鲜花，想到你这个人重情调，抢一把给你。

罢罢罢，如今收花都是野路子来的。

围围丧气。

一天，有位客户打电话来叫她上门去介绍化妆品，她记下地址，提着样品化妆箱，前去走访衣食父母。

去了之后，费好一番口舌，才卖出去几样，还得笑容满面地表示满意。

出来的时候疲惫至极，等至电梯的门打开，几乎是跌跌撞撞走进来。

有一个略为耳熟的声音问，“你没事吧？”

她感激地侧过头来，整个人愣在那里，竟然是彭海洋。她看着他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彭海洋也愣了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她扬扬手中浅紫色的化妆箱。

海洋笑道：“怎么会有这么长的头发？你低头进来，我根本没认出来。”

也难怪，两次出入场合，均是梳发髻，第一回在他面前散下来长发，第一回在他面前不是穿艳丽的套装，而是软软的白衣白裤，第一回这么淡的装束，几乎没有化妆。

她看出他欣喜的神色，微笑道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呢？”

“我家住在这儿啊!”他用手朝上指指,突然想起来似的,“要不去我家坐坐?”

她迟疑,在片刻的掂量中,她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更多一点喜欢纯净、矜持的女孩子,对进攻型选手只会敬而远之。于是她摇摇头说:“下次吧。”

果然她发现海洋对她的兴趣在缓缓上升,他并没勉强她,只说了一句:“反正家里也没有人……”

她没有接这句话。

电梯到了底层,她打定主意跟他说再见的,既然事先没有约过,即便她曾有一度对这个男人有些好感,也完全没有必要拖泥带水地缠住他。

彭海洋似乎犹豫了一下,但还是说,“今晚有约会吗?我们能一块吃饭吗?”

她心里是很想答应的,但又赌气这么长时间他没有约她。如果他们今天没有相遇呢?怕是也没有今天的晚餐吧。想到这里她说:“今晚不行。”

“好吧,那我给你电话。”彭海洋笑笑,平和地说。

他们分手,她找到自己的自行车往家骑。高潮出差出去,她便在快餐店里吃了一客扬州炒饭。

那也没什么,她总得有点架子。

彭海洋人长得比较醒目,一米八的个子,端正的五官透出一丝冷峻,他大概见过不少漂亮女孩,似乎是不会失态的。

三天之后,他才打来电话。

至今,悦心还清楚地记得启明到她宿舍给她钉简易书架时的情景。那天,她自宿舍楼下来,一脸的烦躁,正碰上启明在他房间门口晾衣服,见到她这个样子便问:“有什么事吗?”

“房间太小了，像个鸽子笼。”

“上学都是这样的，不可能让你住三房一厅。现在好好卧薪尝胆，将来肯定做金牌编辑。”

“别添堵了行不行！”

“到底什么事嘛！”

“书都搁不下，全部堆在桌子上，我在哪儿写信、做作业？”

“你去楼后面捡块木板，过一会儿我给你上去钉个书架。”

“这么简单？！”

“你想怎样复杂？画出图纸请你过目？！”

她去了，很满意启明的利落。想起单位同办公室的男同志，文化人自居，整天嘴巴殷殷勤勤，一回集体外出坐巴士，晚到一步，只剩最后一排座，她说我晕车特别厉害，哪位绅士给我让个位子。不过一小时的路程，竟然所有的男士均装聋，没有一个人让出座位。她坐到最后一排去，直吐得天昏地暗。

启明钉的书架，靠墙吊在半空中，但又非常结实，很多的书排上去，一点事也没有，桌面很快地清理出来。

胖子在一边非常羡慕，老杜长老杜短地说这说那，最后拿起悦心拿来的木条中锯下的那一截，央求老杜为她也制作一个书架。

启明说行，不一会儿就干好了。看来人在工厂也不是白呆的，这类活儿小菜儿一样。

启明走了以后，胖子也把书摆到书架上去，见悦心一个劲地夸启明，半天才说一句：“你小心他打你主意啊！”

悦心一愣：“打我什么主意？”

“男人是什么东西？！”胖子一副过来人的口气，“会给女人白帮忙，都是有目的的。”

悦心气道：“那你还叫他给你干，不怕他居心叵测？”

“嗨，女人笑一笑就能办的事不办白不办！”

“你他妈的这两条儿，哪条儿是真理？”